

走进渥太华医院——一次跨越医学与文化的交流

2026年7月,2023级英文班的3位学生开始了在加拿大渥太华医院(The Ottawa Hospital)的临床见习交流项目。在为期四周的时间里,他们沉浸式参与了轮转科室的日常临床工作,近距离观察并学习北美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工作内容涵盖门诊诊疗、病房管理及手术/介入操作等多元环节。学生们将课堂所学的医学知识置于真实的北美医疗场景中检验与深化,更在文化碰撞与专业对话中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各自在不同学科轮转中的真实体悟与成长心声——

泌尿外科 Urology——王泽源

2026年7月,我赴渥太华泌尿外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临床实习。在住院医师Nathan的指导下,我直接参与了对泌尿外科患者的系统问诊,积累了丰富的病史采集经验,并随诊了多名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及膀胱癌患者的门诊复查。尤为重要,我现场观摩了膀胱镜检查操作,由此对这一核心诊疗技术获得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

骨外科 Osteological Surgery——金垚旗

在渥太华医院这一个月,最让我感触的不是某台手术的难度,而是这里骨外科从门诊到手术室贯穿始终的体系化思维。门诊里,住院医师独立接诊、查体、读片,再向带教老师汇报,两人共同制定方案后,由老师拿着模型向患者耐心解释——整个过程既保证了教学传承,也让患者充分参与决策;而国内门诊往往节奏更快,医患沟通时间被压缩,决策更多依赖主诊医生的个人经验。手术室同样如此,这里的每一步都有明确分工和核对清单,麻醉、护理、康复团队与外科医生平起平坐,围术期管理像一条精密的生产线;相比之下,国内更强调主刀的核心作用,团队协作的标准化程度尚有提升空间。这种差异让我意识到,北美骨外科的优势不单是技术,而是一套把“人”与“流程”都纳入考量的系统——患者被当作合作伙伴,团队被赋予明确的职责,而医学生的学习也被融入日常工作中。这种体验让我重新理解了“以患者为中心”不只是一种态度,更是一套可落地的制度设计。

走进心脏中心的 Blue Team

Stepping into the Cardiology Blue Team

我加入的是心脏中心的 Blue Team, 由一名 attending、多名 resident、fellow 和少数 medical student 组成。每天早上 8 点开始教学, 内容非常丰富: 病例分享、复杂心电图、死亡病例复盘, 以及学生分享等。9 点开始查房, 每位团队成员负责 3-5 名患者, 跟进病情、书写病历、与患者及家属沟通, 并参与医嘱处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resident 和 medical student 都能够相对独立地参与临床工作, 真正承担起属于自己的患者; medical student 的病历和处方则需要上级医生审核。通常下午 2-3 点完成查房后, 大家会向 attending 汇报患者情况。大约 4-5 点, 主要的临床工作就基本结束, 剩余的病历记录则由医生自行完成。

“I hear you”: 当医学无法治愈的时候

“I Hear You”: When Medicine Cannot Cure

一次查房时, 一位八十多岁的心衰患者在尝试多种治疗仍无法改善心脏功能后说: “I want to go.” 住院医问他: “Do you mean you want to die?” 他回答: “I want to go home. Home of heaven.” 病房一下安静了下来。他的儿媳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 没有说话。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面对一个患者对死亡的表达, 艰难地控制自己不被氛围感染而落下眼泪, 也提醒自己必须保持作为医方的专业度。我震惊于他甚至拒绝了那些可以缓解疼痛的治疗, 但住院医没有急着劝说他接受治疗,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 “I hear you. We will discuss this again. We will have a family meeting.”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有时候患者并不是真的放弃治疗, 而是通过拒绝一切的决绝确认自己的痛苦被听见、被认真对待。后来, 住院医联系了 palliative care 团队, 患者最终转院离开。医学并不总能改变疾病的结局, 但医生仍然可以回应患者的痛苦。当我们无法治愈时, 至少仍然可以陪伴与安慰。

从旁观者到行动者

From Observer to Participant

在一次房颤患者的电复律中，我争取到了亲手按下电击按钮的机会。站在床边，看着患者逐渐失去对呼叫的回应，我既紧张又兴奋。确认所有人退开后，我喊出：“Clear!” 然后按下按钮。心电图上的波形瞬间恢复了规律。

患者苏醒后，特意叫住我，对我说了一句：“Good job!”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不只是个旁观者，而是真正参与了患者的治疗。这种转变带来的责任感是沉重的，却也令人心生满足。

结尾

为期四周的渥太华医院见习，是我们医学道路上一段弥足珍贵的经历。从晨间查房的学术氛围，到手术台上的精细操作，再到门诊中的医患沟通，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对临床思维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渥太华医院交流项目为医学生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顶尖的临床技术，更有浓厚的教学氛围和协作文化。这段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需要精湛的手术技艺，更需要具备系统化的临床思维、团队协作意识以及对患者全程关怀的责任感。

我们遇见了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医生和同学。有人耐心教我们第一次使用医院系统，有人在我们听不懂时放慢语速，也有人在我们站在人群后面时，主动回头向我们投来一个微笑。我们也遇见了许多患者——他们或许不会记得我们的名字，却曾在某一个清晨、某一次查房、某一句问候中，与我们短暂地分享过自己的人生。语言有时让我们无法完整表达自己，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从来不需要翻译。

而当我们离开时，他们的生活仍会继续。医院依旧会在清晨开始新一天的 rounds，医生继续讨论患者，患者继续接受治疗。只是对于我们而言，那些曾经共同存在于同一段时间里的人，已经成为这次旅程无法复制的一部分。

也许海外见习真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次走出熟悉环境的机会，更是让我们短暂地与另一些人生相交，获得重新认识自己的全新角度，然后带着这份相遇继续向前。

上海-渥太华联合医学院

2026 年 8 月